

英華女學校校長 衝出港島 再衝出香港



校長訪談

撰文：吳雄
攝影：郭錫榮
waltrng@hkej.com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■服務低下階層學生是學校的創校宗旨，李太義無反顧繼承下去。

去年9月，港島傳統名校英華女學校從中環的羅便臣道，搬到深水埗青山道的暫遷校舍上課。從外人看來，這簡直像一齣千金小姐落難記，校長李石玉如卻認為這是學生、學校了解社會的好機會，更秉承為低下階層服務的創校核心價值。

李太與英華女學校很有緣分，上世紀六十年代舊校舍重建，她才有機會入讀該校；五十多年後校舍像不大稱身的舊旗袍，她以校長身份帶領搬校裁剪新衣。用她的話說：「人人都在說全球化，如果連香港島都衝不出去，我們的學生談何衝出香港？」



■舊校舍位於斜坡，不搬校難以重建。



■暫遷校舍比較小，新校舍將有七千多平方米。

李太2001年擔任英華女學校校長，隨之迎來兩大挑戰，一個是教改（詳見另文），一個是校舍重建。「2009年學校宣布重建，期間和之前的籌備階段很艱巨，一來舊校舍所在位置斜坡多，重建難度大；我們也想過原址重建或其他方案，但發現沒有暫遷校舍很難完成，最後決定搬校，工程早點完成就能早點回去。」可是，在港島卻始終找不到合適的暫遷校舍。後來教育局提議去九龍，這意味著全校千多名師生搬家過海，影響甚巨，另一問題是我誰借地方呢？

「現在這裏是寶血會慷慨借出來的，但他們其實可能也有自己的安排，之前也借過給培道、女拔作暫遷校舍，我們是第三家。他們本想如果要借就早點借，那樣就可以早點收回另作打算，但我們起碼要借到2016年，這其實超越了他們的想法，幸好他們很憐憫我們。」李太說。

本來九龍還有另一個選擇，但基於交通的考慮選擇了青山道現址。「這裏比較接近地鐵站，而且這裏是九龍西，與香港西不是相差太遠。在考慮過程中，我也想過可能有學生會嫌棄，但他們應該明白任何東西都得不來，人家也有人家的考慮。而且我也覺得這是個經歷，我跟同學說大家都面對困難或未知數，我們是否有勇氣去試呢？現在大家都說全球化，如果連香港島也衝不出去，談什麼衝出世界呢？」

找到真心人

去年9月開學，學生們走進陌生的深水埗，李太繼續在早會勉勵同學要把握生命裏的機會。「其實，機會用得好的就是好機會，用得不好就是不好的機會。我說大家每人想三個在這裏的機遇，開學後那個月我四出問同學，她們給我的答案都是我想聽的答案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比如有同學住香港仔，反映以前去中西區上學也要四十五分鐘，現在坐970也是一樣的時間；也有的說長途坐車能增進感情，我覺得她們很懂得想。」

如今總算順利過渡了，但當初決定時她也憂慮過。「有舊生問我怕不怕學生不再選英華？我說當然怕，有哪個校長不擔心生源？不過，有一回去馬灣開會，我早了兩個小時到，就在沙灘看青馬大橋，給了我時間想這些問題，那天我寫了十幾二十個靈感，我發覺其中最重要的是：如果有人因此不選我們也不要緊，因為始終有人會選我們，不選我們的就去其他學校，選我們的明知我們的路不好走都願意來，我們豈不是挑到真心的人？於是我豁然開朗！」

「每一個學生都是神給我們的禮物，誰來都不重要，我們是公營學校，誰來都一樣的教法，她們都只是十一二歲的孩子，潛力是無限的。雖然我們之前大部分收band 1學生，即使以後級別差了又如何？這是一種經歷。我們英華女學校的歷史有一百多年，難道百年歷史就承載不了這幾年的困難？」當時，李太還無意中發現自己小時候與英華的緣分，同樣源自當年的重建計劃。

「我後來看學校的歷史，才知道1960年也經過重建，1967年正式成立舊校舍。巧合的是，我也是1967年入讀那裏的，記得開學時校長說校舍一部分還未能使用，當時分上下午校上課，至



■她帶領學生走出港島，希望她們能走向世界。

10月才入伙。以往每級只有兩班，政府提供重建的資助，但強調校方必須向全港收生，於是開始有五班中一，我自己就不是由英華小學升上來的，若沒有新機會的話，也就不能在英華接受教育。現在不就跟當年一樣嗎？有那些放棄學位的人，其他人才有機會進來。」

從收生情況來看，搬校的影響確實不大。「甚至在我們還沒決定搬的時候，已經有九龍的小學校長打電話問我，想知道我們是否真的來深水埗，如果是打算介紹學生去報讀。這兩三年真的多了很多九龍來的學生，我起初以為很多人不喜歡重建，但原來有很多家長很有趣，他們說女兒小時候在九龍讀書，長大後剛好學校搬回香港，那她也可以自己坐車過海上學了。」

小息看割魚

積極面對挑戰，樂觀面對轉變，在這次的搬校過程中尤為重要。「我開始也擔心全校一千多人跟我過海，去年立法會審批時才通過，我們的議案是早上審批的，議員下午才開始拉布，哈哈！很多家長2、3月就開搬了沒有？我問為何不等7月才問？家長說計劃搬家，明年考DSE（文憑試），我們想早點找房子，希望女兒好好備戰。原來我初期的憂慮不存在，家長自己會想辦法。所以我覺得很感恩，有的事情看上去是困難的、不好的，但原來家長也很認同我們的辦學理念。」

李太太大概是香港最高的女校長之一了，她在學校政策的制定上看得遠，對過去的讀書故事也記得清。她來自沙田區，有一位當老師的爸爸，更有一位重視教育的母親。「我的年代很少人讀幼兒園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幼兒園不是必修的，學費不菲，很多乾脆直接讀小一，所以我媽媽很好。在新



■前排左一就是影響她很大的姚載澗老師。

界讀書與大自然接近，我小學是讀沙田市中心的信義小學，校舍沒圍牆，外面就是市集。」

人生有兩個學習的場所，一個是傳播知識的校園，另一個是歷練生活的社會。「一到小息學生就周街走，逛逛街市和街邊小店，沒什麼零食吃，就吃路邊大紅花的花蜜，或者摘一些酸味草玩。街市裏有人在割魚、賣菜、斬雞，他們的技術很厲害，於是小時候我就學會割魚、做家務，這些全靠小息時四處逛。」另一部分原因是後來爸爸去世，家裏困難，作為看管四個妹妹、一個弟弟的長女，她必須照顧家庭。

記者冒昧問校長讀書時是否籃球隊的，她說：「當時哪來那麼多時間打球？」她從小就習慣教弟妹，長大也與學校結緣，「中學的暑期工是在幼兒園教小朋友，黃大仙還有些天台學校，有時老師放假就找我代課，當時還在念中三四，哈哈！爸爸離世後，家裏沒錢，當時匯豐已請我做了一個月，但我媽覺得既然有大學收我，寧願自己多捱四年，讓女兒將來有條好路走。後來進中大後我也兼教夜校。」

輸了也有獎

談到最難忘的老師，她想起念英華女學校時中四的班主任姚載澗老師，雖然只教了她一年，卻影響整個教育生涯。「她帶給我很大的感染力，後來我當老師，都會想當時她是怎麼教的？她比較強調創意，要我們做話劇、寫劇本。當時我的成績不算標青，但她給我很多鼓勵。後來誤打誤撞也加入學校的問答比賽隊，剛好由她負責訓練，她說你們贏了有獎，不會再獎勵你們，但如果輸了，我會獎你們下午茶自助餐。」

當時社會不富裕，下午茶自助餐已經很吸引。「後來我們果然拿到第二，那是由香港電台主辦的英文問答比賽。她請我們去灣仔一家酒店，那是我一生人第一次吃自助餐。記得她後來走的時候，給全班同學說了番話，剛好那年我爸爸離世，她沒有點明：說我們有的同學經歷困難，但沒有放棄。我覺得她雖然沒有點名，但她的一些鼓勵，透過每一個機會去教我們。」

大學畢業後她選擇了教書，當時把全份人工給家裏，靠兼職賺些生活費。教了三年她卻又離開了，「我覺得未必能幫到很多學生，畢竟回到家裏受家庭環境影響，於是申請獎學金去美國讀社工，念Family Education，我覺得什麼都源於家庭，學生一到家我們已經幫不上忙。我後來在美國、加拿大實習負責服務新移民，當時我覺得社工可以接觸那些願意走出來的人，但那些不出來求助的人怎麼辦？學校裏有一班學生在那，不用我們出去找人，不是很好的地方嗎？剛好又有一位舊校長來電讓我回去，於是重投教育行業。」

2001年更選擇回母校擔任校長一職，「首先那是自己的母校，能擔任校長的機會不多。而且，英華是傳教士創立的學校，自己可以帶職侍奉，在工作中服務神。最後，我也看到神給我的答案，我每天都看《聖經》，當時沒有清楚的答案應否回來，我過去很多決定都是很清晰的。突然有一天同事把日曆給我，日曆上剛好寫著：Go in peace. Your journey has the LORD'S approval. 我看到後，就覺得已經有答案了。」

輕鬆面對新高中

文憑試踏入第二年，談起新高中學制的挑戰，李石玉如校長神態自若。「其實現在沒有影響，是九十年代尾至二千年的挑戰較大，因為現已進入收成期，很多傳媒都很緊張報道第一屆新高中，其實應緊張的是十二三年前。」

李太應對的方法是不亂出招，因為當時政府很多政策都未定，比如隨時可能收回通識科，有的學校已把地理、歷史、EPA合併成綜合人文科學。「當時我們的考慮是如果改動太大，政府一收我們就不就很慘？課程和老師的編排等都要改，這對學校絕非好事。所以，可能變動的部分我們不大變，但那些一定不變的就多做，那樣不管政府如何變，我們都可應變。」

比如，中英數就是不會變的。「當時覺得語文一定不會變，必須打好語文基礎。此外，由於將來有通識元素，我們也發現課程不希望學生死記硬背，很考學生的思辨能力，所以我們推出科科皆通識的精神，至於將來是否另設通識科則另當別論。」英華期間還推出三個五年計劃，首階段是2002至07年，第二階段是2007至12年，第三個五年計劃是2012至17年。記者問學校的政策在首屆文憑試後有否調整？她自信滿滿地說：「很開心之前的路走對了，我們後來知道大學收生都注重language，所以不用怎樣改。」

至於會否考慮轉直資，李太說：「肯定不會！」然而，現實還是要面對的，直資學校除了領取政府資助，還透過學費增加資源，李太坦言這是挑戰。「我們長久下去很難維持，沒錢。最近與家長商量能否每月交幾百，現在還在諮詢階段，但過程讓我感動，有家長問夠不夠錢？要不要多收點？甚至問為何不轉直資。」

低調傳統

然而，英華女學校創校校祖是倫敦傳道會的傳教士，從來不是為千金小姐辦校，「當時社會上很多有錢人要求教會辦女子學校，但我們專收低下階層學生，甚至是一些妹仔學生，只是後來出了名，那些富家女才慕名而來」。英華學生都很低調，就算坐車上學也要街頭下車走回去，以至經常畢業後才知道同學的家世背景。「我進去時，爸爸已提醒這好像是有錢人學校，你不可跟別人比較。我進去後發現很多同學背景都差不多，不過坐我旁邊的同學住羅便臣道，最讓我驚訝的是，工人會連內褲也幫她縫好。不過也有很窮的學生，比如有個同學的媽媽死了，沒有殮葬費，我們便夾錢給她。」

李太秉承校祖照顧貧苦大眾的理念，也希望香港的公營學校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「我們小時候家裏沒錢沒關係，肯讀書就有上移機會。現在很多高官的童年都是刻苦的，但他們肯讀書，公營系統就提供機會。我一直覺得我們的公營系統做得非常好，但現在不同學校出現，導致兩極化愈來愈明顯。」

像英華這樣的資助學校扮演的角色更重要，社會總強調不要輸在起跑線，但有誰來拉那些沒家庭背景的人一把？李太有個好例子：「我很感動的一次是，鮮魚行老師帶一個學生來面試，她今天已讀中五，年年都名列前茅，英文又好又勤奮。」所以說英華能在深水埗待幾年，對九龍學生實在是福音，說不定將來能多出幾個像李太這樣的教育熱心人。



■李太（右）讀書時也有教書。



■李太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。



■在沙田長大怎會不愛運動？



■英華女學校校決不會為資源轉為直資學校。



■李太帶領學生面對新高中學制的轉變。